東廳須問

續十二

共十九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三目錄

政教典故

政教典故

刑獄

高麗刑法悉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曰獄官令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中條目摠七十一刪煩取簡不爲無據然及其季世禁綱不張其弊劇矣於是雜用元議刑易覽大明律無採至正條格言行事宜以行此雖圽於捄時之弊其於大綱之已隳何哉 鄭麟趾高麗史

○太祖四年命鄭道傳撰經濟六典五年命舍人哳置律學曰欽恤之堂

○太祖戊寅刑曹判書柳觀啓曰人之氣禀輕悍剛果柔

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眞犯而能耐捶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惟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至重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捶下有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栲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驗其證佐要明其眞僞不得妄加捶楚 上嘉納之 名臣錄

○太宗二年設申聞鼓使京外有寃者來訴以通下情

○太宗癸巳年十三判義勇巡禁司事朴訔見訊杖無定數歎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乃啓定杖三十爲一次國人賴之 朴氏家乘○備考入 世宗三年

○世宗二年教曰凡死罪必三覆啓者以重人命刑曹於二覆以後更不考元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今每啓須憑元

奏以聞

○世宗二年禮曹啓曰天下國家人倫所在莫不各有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少有陵犯近來以下伺上得一小釁則
羅織告訐者非一釋此不禁其流之弊至於君不得畜臣
父不得畜子防禁之法不可不嚴昔唐太宗曰比有奴告
主叛者夫謀叛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奴告之也自今
奴告主勿受仍斬之願自今臧獲告主者亦依此法朱文
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司正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
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然後聽其曲直之辭凡
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者雖直不右其所置罪加凡人之坐高
麗之時緣此義有陵犯守令者必斥逐之豬其宅而後已
願自今如有府史胥徒告其官吏民告其守令與監司者

雖實其不關宗社安危非法殺人者則置而勿論如或
不實加亢人之罪 上嘉納之
○世宗四年宣川郡民林成富見本官婢元莊受辱於郡
吏吳曰時勢者亦見侵辱郞元莊聞而疾之乃誣歸其言
訴于官曰成富當 太上昇遐之時言曰根本已搖汝之
跋扈從此已矣知郡事李震以嚴刑取招以聞 上命司
憲府覆覈之憲府以獄辭已成不以成富元莊對置於是
成富又誣服成獄以聞 上曰獄辭有差且不與告者對
置無乃不得其情乎下義禁府鞫之果元莊誣告 上曰
聽獄之法固當虛心淸問聽死罪則求可輕之端究情科
罪尚有所失況今憲府以言累于上有欲殺之心不察情
僞以威逼之使無罪之人入於極刑若信此斷罪豈不濫

殺無辜遂罷李震及憲府官吏

○世宗七年傳曰刑以輔治律以斷刑古今之常典也雖然律文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所以刑書有律無正條引律比附之文夫刑固聖賢之所愼而上下比附毫釐之際尤所當恤今之法吏於比附之際率從重典予甚慜焉罪之疑於輕重情理相等者則當從輕典若其情理近於重者務合於法

○世宗八年禁府啓曰宮人盜御庫財物議當斬 上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殺人不可輕古之聖人雖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必審其可殺而後殺之且凡死囚法必三覆今宮人盜財帛下義禁府斬之不使覆奏後世中主以一時私忿藉此爲口實便下詔獄輕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

上嘉納之命立義禁府三覆之法刑曹三覆前此已有之

○世宗十年刑判徐選啓達殺新昌官吏表芸平推官分首從以其奴為首且聽其和事覺 上命推其前後推官及本道監司并下禁府議罪有差左相黃喜右相孟思誠亦辭連下禁府翌日命放只罷其職不出代過旬日還拜或云徐達卽黃喜之婿也

○世宗十二年敎曰人君代天理物當順天道故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人亦云季秋後請死罪今於秋分前奏覆待時乃刑者誠恐留滯犴獄也然初覆既奏便是獄成有違古法自今凡于死罪待秋乃啓

又啓曰囹圄之繫桎梏之嚴人所共苦其中老幼尤可矜恤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以上者除殺人強盜外不許禁

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犯死罪亦勿禁身拷訊擧衆證定罪

○又敎曰人五臟之系皆近於背故已著顔背之禁然官吏拷掠之際率多鞭背頻傷人命自今京外官吏毋得鞭人背違者抵罪 寶鑑

○世宗二十一年己未中外死囚一百九十人 上謂大臣曰比來飢饉荐臻盜賊興行忿爭滋繁死獄比古倍多予竊愧之每當聽決之際未嘗不測然如鬪毆戲殺律應當死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粮者類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貸死黃喜申槩李孟昀河演曰先王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而懼億兆之人不敢肆意於爲惡也是知輕刑適所以惠姦宄害善類而有害於治道今

好生至仁出於天性每當斷刑反覆考究情法輕重或有纖毫未盡者輒從輕典故當死而原免者甚多昔鄭子産有火烈民畏水弱民狎之訓而大叔不從卒有興兵攻盜之擧輕刑之害害及善類願一從律文從之

○世宗朝朝官姓吳者坐贜當死讞部三覆啓已判明日當刑妻許氏出秘計命一奴服室人服以帽裹頭詣獄吏告罪人吳某之妻許氏聞良人明當就戮願一相訣獄吏哀而許之就一隙地哭泣爲夫婦永訣之狀奴預持刀鋸隨手截去鎖杻轉加身上以室人服換着擠吳出獄門曰許氏告別辭去別置駿馬於外吳即騎走有頃獄卒入視非罪人乃奴也追捕不及 上義其奴免之筆苑雜記

○姜希顏不啓獄空入 世祖記

○世祖朝有一奴容貌酷類女奴舍方知事見稗官雜記自髫齔雌服年踰四十出入士大夫家事頗露臺諫請論如法 上以事涉曖昧貸之舍方知外贅常藏在內裏謂徐居正曰卿意如何居正曰江湖記聞云江淮間一比丘尼善針繡有良家遣女兒師事之忽覺有娠爺娘詰責之女曰與比丘日相寢處如有人道之感乃至於斯良家之訴縣官覈之審視比丘則陰陽二道俱闕縣官將貸之有老嫗曰法用鹽水浸陽根之上以黃狗舐之陽道逆出試之果然縣官判曰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今此比丘非男非女亂人道之正乃誅之江淮人皆快蓋天下事理無窮如是 上笑曰卿愼勿強曉事筆苑雜記○芝峯類說曰舍方知罪止杖配

中宗朝 原廟位版見失之獄 入原廟

一沈貞奏囹圄空 八 中宗朝

三懸鈴取作文 入 仁宗朝

(一)明廟朝臺諫請誅陰陽俱備之人以除不祥 上答曰禽獸亦不可輕殺況人類乎投之絕域可也李彥迪謂大哉 王言真天地父母之量也 芝峯類說

(二)金正國爲黃海監司延安民李同方食與其父相詰擧食鉢投打其父留鄕糾擧本府本府具辭呈報正國以事干綱常卽定同推欲置重典推官不加刑訊卽爲輸服未久正國巡到本邑將親問決案落聞怪其易輸命將囚上階問之曰汝作重罪當死汝知之乎曰但被捉囚直輸吾情實不知其他正國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不有父則

何有汝身汝以鉢打父地以犯天臣以犯君於法當死故吾將決棄處汝於死因瞿然失色曰早知吾罪至死則當初豈敢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諱耳何遽直輸也吾每不知父重至此平昔每仍相詰或詈罵甚則或以物抵打此吾常事也今以後始知父母之重至此願令公濟拔令始勿我罪我當勤事吾父正國聞而哀之曰不教而刑是罔民也此正無教而然愛親敬上雖是天性之良能蠢愚之民豈能自興乎古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良有以也今推官暫杖警而赦之 思齋摭言

○宣祖朝南兵使蘇潝以私怨殺此道官奴二人拿鞫禁府詭服議于大臣照濫刑之律臺諫以爲因公事殺其管下軍民則可照以濫刑今則以私怨殺他道之民當論以

殺人 上命收廷議二品以上皆曰不可論以殺人兩司復爭之屢月終不允 粟谷日記

○宣祖朝判義禁鄭崑壽與他僚監杖武人之犯贓者有一僚負駭其杖之不猛曰王府之杖固如是乎崑壽曰年少僚宰之言固是矣而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贓武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無吾輩亦不免之悔也其人深服 公私見聞

○宣祖八年載寧有奴殺主之變而檢屍差誤不能得其致命之由鞫于禁府三省朴淳爲委官獄久不成知義禁洪曇力辨其冤而亦無明驗淳曰綱常大獄豈可輕釋曇語侵淳必欲釋之淳不能折乃請改檢其屍檢屍守令承望禁府風旨或不錄致死之由或錄以以病致死紛紜不

一淳乃請廣收廷議右相盧守愼力言不可輕釋 上以

扈帳相違命罷郡守 朴淳遭彈入東西分黨

○柳成龍疏曰我國士大夫既不讀律辨獄折訟多不得

平至檢驗關係至重而爲守令者每當殺獄不欲親自監

檢案摩硬軟多委下吏之手實因差之毫釐人命決於俄

頃甚至有因緣囑獄之弊獄情之疑難枉直之不決揔由

於檢驗之不審請申飭外邑凡有殺死詳加檢覆焉從之

○宣祖二十五年命議弒夫罪人破瀦刑書判書李恒福

議曰破家瀦澤之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婁定公之時

亦非定公所自創爲蓋三代之際相因而行之者也觀定

公之言只擧臣弒君子弒父者爲破瀦之典不擧弒夫一

節則意必有在而我國亂前亦因茲而只行於弒父之家

不惟其時領府事臣尹承勲詳記而明言之臣亦能記之
亂後柳永慶倡爲弑夫者亦當破瀦之議且行於弑夫之
家臣意不然我國據而行之者只依定公之論而不見於
他經則何可別出意見枝上生枝行所未行之法從之
○宣祖三十一年命議官人杖殺不爲對驗李恒福議曰
謹按無寃錄檢屍條對衆定驗得云而不言管下則不對
又大典濫刑條官吏濫刑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永不叙用
云而不言爲官者對檢故凡人則依無寃錄對檢償命官
人杖殺人則依大典只不叙用乃是流來規例而實未知
官人不對檢有何所據而然也近來或對或否前後異規
隨時無定尤爲未穩今可考而爲證者只有此兩書皆無
定文以意推之所以對檢者殺人者死故重其爲事令本

人與衆衆驗而聲其罪也所以不對者杖殺管下罪不至
死事體差輕本人承服則論以殺之而斷其罪也設法本
意若果如此則官人杖殺人者雖依流例不爲對驗恐亦
無害也命依議

○仁祖留意刑獄 仁祖朝

○仁祖不許戮尸 詳誅戮五黨下

○仁祖朝虞侯金俊民奴金伊入俊民家折殘肢體其子
成一成九不爲營葬伺察賊跡動靜塲市中獲得金伊及
其父母手自屠戮使家人懸其肝于其父殯前而即詣府
自首繫獄請死潭陽府使李潤雨推官光州牧使任孝達
援引前代復讐免死議轉聞于朝該曹請依大明律杖罰
條施行 上特赦之 九菴集

○李文雄等殺李守白 詳甲子亂下

金堉復讎議曰殺人者死通天下亘萬古之大法也被殺者之功罪固不暇論也使守白有罪而無功李文雄之罪不當誅也使守白有功而無罪不當加也自古及今為父復讐者多矣帝王之屈法而宥之者亦多梁天監中淮陽人常邕和殺其太守成安樂舉城內附武帝以為功而貰之安樂之子景雋購人刺殺武帝義而釋之我　成廟朝中用溉之父淵被害於李施愛之黨用溉刎斬父讐於白晝都城之內提頭詣闕請命　成廟竟赦之以言其擅殺有功則景雋之事延之以言其戮人都中則用溉之事延之執此二者而論之文雄等之當可以定矣況忠臣之子為父復讎殺一逆豎而置法抵死則其於扶倫紀崇節義

之道果如何哉

○仁祖三年乙丑命議申純一緣坐當否大憲李貴疏曰昔石奢爲楚昭王相其父殺人奢郎縱之自繫當死昭王赦其罪使治事奢曰廢法縱罪非忠也自刎死李離爲晉文公理法官也過聽殺人自拘請死文公曰官有貴賤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受祿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亦不受令伏劍而死法者天下之公議在法當殺則石奢就縱父之誅在法不當殺則李離伏過殺之劍法施於人其不可輕重也如是臣曾以申純一七十四歲不當緣坐於其子之詿誤瀆 上聽而殿下因家情之憤不能枉屈國法臣之奉法不撓之忠竊庶幾乎石奢李離而縷臣無狀不能取信於 殿下安敢

自為憲長坐視國法之撓改乎 上從之純一不坐

○監試二所舉子作挐罷場 上命首倡儒生決杖充軍右相姜碩期劄曰首倡者固有罪然決杖非懲治士子之律國家之優待士子非為其人為斯文也古者官府學校之用刑各不同者以此也從之

○三覆後覆讞 入孝宗故事

○孝宗 壬辰 聞處絞罪人例為椎殺乃 下教曰死雖一也殊非律名之本意予甚憐然其令刑官審處自是應絞者縊而殺之

○孝廟甲午冬史官承命察典獄書啓曰中八人衣裳尤单薄 上曰當此寒沍縶縲凍獄食不充腹衣不掩體予用矜惻令該曹造給襦衣且給薪炭又命諭諸道各邑庶

四遞給薪炭 誌狀

㊀孝廟己亥刑曹將行刑罪人尚述等大憲宋浚吉令憲吏招刑曹吏謂言尚述更鞫事吾將啓請於榻前行刑單子姑待引見罷後知批答舉行云刑曹單子遂致遲滯不得行刑遂蔑更鞫之啓 同春集啓辭

、鄭太和諫親臨恪刑八 孝宗朝自點之獄

顯廟朝水原府有倭譯李一善之族時一善不遵官令府使具文治杖殺之後死者之父族一善之奉勅來東訴曰文治之殺吾子不但侮大國亦辱君耳君不治文治則將使東人輕中國一善聞而有辱國語金始振時為府使集軍校斬其人以徇曰此而不治何以使民一善如以為咎則我自當之後有以是事白 上者鄭太和進曰始振

爲國家殺賣國之人雖狀一時觀聽其實擅殺人命也朝家知而不治則近於無法將開輕殺之路若治擅殺之罪則無以懲小民輕朝廷之心固宜置之於不知不聞之中而至達於　黈纊之下臣恐因是而大爲後弊也

○肅宗元年乙卯廣州民李尙信嘗習射於家後庭塲其毋適坐籬內尙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落矢離弦橫發正中其母腰背間三日斃斂葬後尙信詣官自告請被戮𡱈本府推覈得實尙信之父亦以爲尙信遺戀之後罪次自縊僅得救解使之受罪於官家事下刑曹議大臣許積等議曰尙信卽宜自决以小伸罔極之情而雖曰爲其父所解至今不死可見頑蠢無狀而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非如此律之比朝家用法不

可捨律而加其罪 上從之 寶鑑

○五年己未江都匿名書獄時欲加周紐之刑李元禎大言曰鞫獄自有 祖宗定制而韓明澮刱設烙刑至今流毒今何可又刱新法遂不得行 公私見聞

○七年辛酉殺獄罪人俊傑特命減死定配俊傑年九歲與隣居十一歲兒虎良鬪鬨虎良被毆三日而死刑曹請刑 上曰三尺雖嚴九歲無知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此也大臣議亦同遂減死定配

○七年辛酉明川寺奴山奉妻莫今產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以爲丐乞中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監司尹堦以聞該曹覆奏言父母殺子女者受敎中論以一罪此則已殺之謂也請依律文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父母

愛子之心固是常情咸鏡一道素稱淳厚而比年以来習俗貿貿竟至以母殺子之域雖因禁抑未遂孟訐原其心跡與殺無異不可不斷以一罪以正風敎議大臣稟處右相閔鼎重議曰北關祇俗生子不擧者往往有之蓋出於生理甚艱無樂育之意今此謀殺赤子之變實是人理之所無宜 聖上之欲加極罪以懲頑俗而苟求其本亦甚可矜自上化下之道宜先厚生遷善使得復其本性漸以成習彼方冥然無知禽獸不若而欲以法正之則恐徒乖本律而無益於懲勵也況欲殺之子幸不至死尤不當用刑於常制之外姑以法意参酌施罪焉遂命施次律

○八年壬戌右副承旨徐文重啓曰啓覆時月取考日記則 仁祖乙丑九月本院引秋分後春分前啓覆之例稟

定於九月初十日而旦當入人員及座次未詳考出實錄則啓覆現出者一則二月二十五日一則三月十七日以此見之 宣祖朝不拘春秋 仁祖孝廟朝則議行於九十月矣今之必行於冬至後者未知何意而窘迫淹滯誠如大臣所達自今秋分後卽爲啓禀以九十月間擇日擧行而罪人行刑則必待季冬以遵法文之意 傳曰依爲之 喉院使覽

〇十一年乙丑大興山城別將失庫銀數百兩疑庫直之偷出先訊其十一歲兒子取服後以此立證又考服其父移送捕廳捧招入啓下於刑曹施以處斷之律南九萬上箚以爲以子證父大關綱常請責罷山城別將捕將刑曹堂上 上命別將罷職捕將刑堂推考 藥泉集

(一)十一年乙丑　上曰向見刑曹文案有百年殺獄事母有奸夫其父痛心致疾臨死遺令必報讎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不勝其憤且不忍負其父遺言遂刺殺之矣金錫胄曰臣曾見漢史景帝時有妻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帝不忍決時武帝稚年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便不成其母有何不可殺之義乎景帝大奇之臣意此獄亦可宥矣　上意憐之後因旱特放該曹執不可遂流之

(一)二十三年丁丑親禱社壇將還駕臨棊府前路駐輦街上命招禁府典獄時囚罪人除綱常殺獄强盜外六十餘名悉詣　駕前下諭曰今此駐輦行赦實出遇災憂民不得已之擧非以汝爲無罪也汝輩各自警飭勿復犯罪若或再犯更不汝釋也罪人多有感泣者　寶鑑

○二十五年己卯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北道赴擧生李友白犯前導棍打殞命信一就獄抵言友白之死由於染癘行查江原咸鏡兩道乃得杖斃狀諸大臣三司皆以不拘獄體只取其情節而斷定恐有後弊爲言 上不聽特命依律處斷政院又繳奏 上判曰殺人者死三尺至嚴我國償命之律獨不行於士夫今信一棍打科儒渠旣自服友白之死在辜限內亦已明覈而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使死者幽冥之寃何由得雪仍記昔 孝廟朝有李曾以縛人沉殺之罪竟致杖斃而信一獨逭刑章則曾必寃於泉下矣信一供辭中名官棍打北儒而死何至償命之說大行於縉紳云若使信一生出金吾之門是無法之國 祖宗之法予不敢撓改也 命罷覆逆承旨趙

泰采李廷讓信一竟庚死於獄 寶鑑合錄

○二十六年庚辰親臨禁府虎頭閣慮囚出獄者四十餘人 寶鑑

○三十二年丙戌 命下吏而遭親喪者自今定式死囚外限成服保放

○三十六年庚寅三嘉出身洪邦弼為人所殺其妻崔氏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聞 上以其兩女節義凜凜無愧古人不但特原擅殺之罪而已令議大臣判府事李濡左相徐宗泰皆言倚法專殺後弊可慮旌閭之擧有難輕施請令給復以示優嘉 上從之 寶鑑

○英宗己卯 命除壓膝烙刑不待結案正法軍門梟示傳旨正法追施其律等事一幷除之鞫問人勿為無問於

捕廳事永為定式應坐人名係璿派者勿為奴婢

○李景奭嘗為摠裁官（孝廟錄時）嘗語纂脩諸郎曰他日或有鞫廳則諸君必為問事郎吾試以故事告之罪人所引者有姓名相同而居處地位不同者則必先問其居在何地身係何役所業何事面貌何如使罪人明白指告盖罪人身在不測之地求生於必死之中初以東居張三告之而治獄者誤認為西居張三輕發言端則罪人往往舍其初告之人反以治獄者所擧之人換稱以對一言錯了死生係焉且首坐大臣堪出問目則問郎只以問目中所載之語發問罪人不可攙入已見有所增衍諸君不忌老夫之言（公私見聞）

○李慶徽與金佐明嘗語泰鞫獄事慶徽曰我國鞫獄規

例特嚴不無寃死者若改而變之則日後所活矣但王賀之萬人也佐明曰何也慶徽曰善文者平居無事之時結撰跪章數日思索屢易草藁而猶不能盡意況於罪人心魂爽亂神識昏迷而促令納供急於星火搜捕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也而指爲違端啓請刑訊施刑之後則雖有追陳暴寃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敢開口必準杖而止謂以與前供無加減又爲請刑一入鞫獄無得生出者按獄者非不知其弊而拘於獄體因循不改有罪者固無足惜若橫罹者則其寃何如自今定式雖有元惡大憝一見而卽知爲正犯者如有追陳之語則収錄其語刑訊時雖非承款之言凡有所陳又皆書錄啓達則 聖鑑所照必燭情罪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哀矜之典矣佐明曰我

先考文貞公亦嘗有是言矣鄭致和追聞之曰李君美此一言亦足為賢宰相（公私見聞）

○大典兵曹判書漢城府司憲府承政院掌隷院宗簿寺外皆不得擅自囚人必移文刑曹囚之雖其直囚衙門必用印信公文故 孝宗朝有白帖囚人之禁而近來名為上司則無不擅囚至於新設衙門則皆自直囚又若別設都廳號處則皆造粉板以為任意囚人之用至於敦寧府之族譜廳忠勳府之脩正廳當其設廳也一造粉板雖罷其廳猶以為用朝廷無法不能禁抑甚非 祖宗立制之本意（藥泉集）

（補）正廟嘗與筵臣語及刑杖曰奇數屬陽耦數屬陰陰殺而陽生刑杖之數亦當奇而勿耦垣扉皆圓所以寓生意

也爲長吏者當常存此念

補 正廟嘗過臥犢坪在闕內指土宇語陪從閣臣曰此即宮中獄也宮中又有北寺獄重囚則或曰土宇或曰北寺而其刑杖以眞木斲三稜大如股受之者能鮮自全自肅廟始罷北寺而先朝甲子刑杖頗多裁減予嗣服並罷土宇刑具之未及釐改者皆酌定其制廣不過五寸厚不及一寸諸臣不可不知此意也 日得錄

補 正廟嘗言無冤錄是有用文字向年使秋曹飜作諺解近始成書以進其時郎官受議於士人李匡呂云識解透悟多見得人所未見處 同上

赦文

仁廟乙巳三公尹仁鏡柳灌成世昌等啓赦文內關係國家之言 成廟朝不如因其事始有之而廢朝因循用之此非 祖宗之法又非自古人君赦文所載物議未便久欲正之而須赦之日例必忽忙未及啓稟今者正始之初不可因用弊法請改之答曰關係國家之言如啓去之可也 明廟初李芑等啓仍之 東閣雜記

(補)國初凡有大赦罪人一切放釋金安老當國始變其制諸路監司遇赦則得以其所犯之罪分為二秩謂放與未放及奏稟朝廷酌而行之由是大罪多不得蒙宥當事者亦有用情之弊 晤軒瑣編

禁令

太祖禁衣彩段 詳冠服

○白衣之禁 詳冠服

○唐絲交織之布細密難成其功百倍宰相之外堂下官以下不得着國法所禁也 明宗丙辰夏承文正字鄭礚仕罷還家至鐘樓街見捉於憲府禁亂吏礚故相順朋之子年少有名文臣而法吏尚不饒貸國法之嚴可知數十年来下賤之輩皆著紋綺綵羅國不能禁習俗之僭濫至此 松窩雜記

○世祖幸温陽温井嚴酒禁密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允成飲卽命斬震知以徇 祖宗朝令行禁止如此 涪溪記聞

○中朝將官常時不韋馬軍中則文官亦不韋馬法制然

也 宣廟朝命武臣依中朝不許韋馬至今法司糾劾未

一兩月而止我國禁令之不行者每如此諺曰高麗公事

只三日者信矣 芝峯類說

○禁第宅踰制 入第宅

○宣祖禁男子耳環 入冠服

○宣廟庚辰守門將趙瓊禁闕門出入者憲府書吏直入

不止瓊縛致治罪憲府聞之怒乃推瓊啓請治罪 上曰

雖曰誤縛豈可以此敢罪王宮守門將乎

○宣廟朝京中遊手輩聞中朝通報皆印行欲效中朝印

通朝貴以資生呈狀于議政府請印朝報受各司之價以

資生政府許之又稟于憲府憲府亦許之其人等乃刻活

字印朝報賣于各司及外方邸吏士大夫見者皆傳之行
之數月 上偶見之震怒曰刊行朝報與私設史局何异
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惡也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
乎大臣惶恐啓不明白乃下其人于禁府刑訊必推究其
主議之人答曰不過欲以此資生耳皆流於遠方
政府憲府初皆許印則過在二府何可獨罪愚民乎不
敢自首許印之罪而今乃囁嚅不言使愚民受刑可謂
怯懶無義矣 石潭日記

○仁祖朝獜坪大君有奴以善御馬見愛於大君著僭衣
無度大憲洪茂績欲捕治之而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
茂績命吏於大君入朝之日潛伏闕外俟大君下馬入闕
門而捕其奴茂績燒其僭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 上聞

而嘉嘆曰非茂績不能辨此仍誚責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爲無法只當受而爲過而已大君敬奉 上教不敢致憾於茂績 顯廟常以此戒諸公子（聞見日綫錄）

○肅宗丙寅領相金壽恒左相南九萬以爲三法司禁亂本欲規正風流而三司皆以收贖充其用度故最爲都民難支之獘名之曰禁亂而先有收贖充用之意安有正風俗之理乎取考三司一年支用之數則常時屠肆贖布其數甚多憲府則有推考贖布刑曹則有奴婢貢布漢城府則有户籍作布雖非禁贖自可繼用矣或值牛疫停罷屠肆之時用度無他出處如此之時自户曹計其應用之數別爲劃給而但禁亂之制不可以有獘而全罷今後則使

之詳審於出禁而犯禁者只令從重決杖其有不得已収贖者則使戶曹捧置贖布三司若有用處自戶曹計數以送爲宜戊辰四月磨鍊三司用下數又刪定其條成節目成式矣至乙巳二月左相睦來善右相金德遠以爲地部經費遜絀劃給於三司決是難繼之事還爲罷之 備局謄錄

○肅宗乙卯戶判吳挺緯所啓諸上司粉牌爲發牌該司官員而設也今則或推捉匠人或招致下人必輒發牌補以牌債例俸銀三四錢一日或至四五當各司難保之弊於此可知今後則上司粉牌皆令藏置必告臺上出納何如 上令嚴禁之 備局謄錄

○英宗元年嚴禁士大夫之奪入閭家者隨現論罪

○英宗禁白衣 詳冠服

一 二十二年丙寅禁燕貨紋緞 記年兒覽詳冠服
甲申並禁鄉織有紋
一 三十二年丙子嚴酒禁丁亥復弛 紀年兒覽
儒生騎馬有禁

符璽

尚瑞院有寶六顆藏之大内用之於事大交鄰教諭宣賜除拜科擧而官員無不親莅之凡有行幸輒載太僕馬隨行又掌節鉞馬牌巡牌考籌書謹出納 宋徵殷尚瑞院題名記

○尚瑞院有皇明符驗馬牌 入察訪

○太祖納元朝賜印 詳太祖故事

○太祖六年義興三軍府啓曰漢之軍政始用羽檄後用虎符膠西以擅發兵而方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召兵周密如此乞依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内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以符發之無符而召兵者以擅發論上從之 寶鑑

○定宗二年作京軍官十二牌更日直宿

太宗三年明太宗賜印章

象牌梅牌 詳姜尚仁獄

成宗卽位初年命造密符分授申叔舟韓明澮等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機變 東閣雜記

○光海初禮曹啓 先王朝權署國事印寶有無考之太廟各室所藏璽寶則皆無權署之寶令此告訃請諡表奏仍前當用白文而 大妃奏文則旣有嘉禮時刻以王妃之寶而寶字恐有所諱此亦似難用之似當以朝鮮王妃之印新造安下似合權宜從之

○顯宗庚子咸鏡監司上送崇義堡權管兵符政院考閱史囊則各道權管兵符左隻皆有之而招問曾經權管者則皆以爲曾無佩符之事云備局啓以權管乃是權差之

任與萬户四品實職有異自前不給兵符必有所以内 上
左負雖未知創於何時不可曰此而遂須無前之右負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肅宗嘗得皇明成化年間所賜印跡於棍園故紙中教
曰皇朝賜本篆如昨以此模刻作金寶藏置而用之蓋欲
使後世子孫受此寶而嗣位以毋妄皇朝罔極之恩
○發兵符體圓一面書發兵一面書其道觀察使節度使
諸鎭邑則書鎭邑號○左符藏於大内右符須於觀察節
度使及諸鎭邑若徵兵則降左符 以下並續大典
密符體圓一面書第一符至四十五符一面 御押○守
禦摠戎使各道巡兵水使兩都留守防禦使受佩
開門左符體圓一面篆書門號一面篆書信符○非時開

城門用此符無降宣傳標信

信漢符信符體直漢符方圓曲直逐年而改一面篆印後面軍士則屬處官屬則司名並刻○內八信符百七十五漢符三百三十五○八闕門用着紗帽角帶者不○歲首兵曹堂上親監烙印內八外須

通符體圓一面書第次一面書通符○吏刑兵曹禁府漢城府五部捕廳八直官替番時受納於政院

命召體圓一面書命召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兵曹判書三軍門大將左右捕將一面御押○相臣將臣並受佩

宣傳標信體圓一面書宣傳一面御押○軍國緊急事用○

行在時王妃王世子留宮則王妃用內旨標信(體圓一面書內旨一面御押)王世子用徽旨標信(體直一面書徽旨一面)

開門標信體銃一面書開門一面御押開門標信一面書
閉門○宮城門開閉時用
巡將牌體圓一面篆書巡牌一面篆書信字○監軍牌體
圓一面書監軍一面烙印○受點巡將及監軍肅拜受牌
於殿庭
傳令牌體方一面書傳令一面書職名烙印
大將牌體圓一面書職名一面御押○左右捕將受佩
衛將牌體圓一面書衛將一面烙印○遞直日諸衛將肅
拜受納於殿庭
擲奸牌　一面書擲奸一面御押又名巡檢牌○兵曹
摠府官受用
信箭五箇懸五色標緞○發令五軍門時各以其方色箭

周尺

昔人於法度之器必用周尺而校定尺式自古為難朱子取温公家石刻木尺法載之家禮然家禮板本行於世者不一而周尺長短皆不同亦難為據 世宗時許文敬稠求得陳友諒子理家廟神主式假作尺本又於議郎姜文霆家得絲本周尺乃其父制 三司事姜碩蓐有元院使金剛所藏象牙尺所傳也而書云神主尺定式以今官尺去二寸五分用七寸五分即與家禮附註潘時舉所云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本相較不差於是始定尺制凡士大夫家廟神主與天文漏器道路里數射場並法據此以為定式後司譯趙忠佐赴京買得新造神主朱復以此尺較之寸分相合今我國所用周尺與中國同無

疑矣

(ㅇ)世宗朝以黍定律以銅鑄尺分藏郡邑後累經兵亂皆遺失獨三陟府有之背刻正統十一年十二月詳定新造布帛尺 英宗二十六年右相俞拓基請取來此尺依大典較正諸尺頒行中外 上從之

(ㅇ)法度如一而後民心亦一而詐偽息矣法度如一之道無過於同律度量衡舜典文本不多而同律度量衡為巡狩第一政則雖以大舜之政不同律度量衡無以成至治故也後世律道幾絶而 莊憲朝制律頗得古道至今掌樂院遵而不失可以因此與樂度量衡其時亦有一定制後来漸弛家家異制而一家之内長短之度大小之量輕重之衡甚多出入異用者亦多有之欺奸百出此何以為

治乎宜令八域之内一同其制毋淂毫釐有差雖使童子適市無所欺詐一有違制者繩以重律可也 平論

冠服

吾東自三國以來冠服皆循土風新羅武烈王法唐制儀章服歸稍擬中華（真德主二年金春秋入唐衣服請襲唐儀太宗賜衣帶始服中朝衣冠）高麗初應事草創未遑制作光宗始定百官公服文物漸備中國兵火儀文散逸毅宗命崔允儀會粹前代典故雜采唐制詳定朝廷儀注上而冕旒輿服下而百僚冠服皆斟酌纂定以爲一代之制行之已久事元以來開剃辮髮襲胡服殆將百年及大明當天文軌攸同賜王冕服王妃羣臣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得免胡元在衽之俗復見禮樂文物之盛誠千載盛際也

(一)高麗忠烈王元年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

者金之色也國人着戎服多褐以白紵衣木制於金之象
也請禁白色服從之
羸蟲錄曰高麗人好白衣道詵曰東方屬木宜尚青而尚
白是金剋木不可也 筆苑雜記
○高麗恭愍王時司天小監于必興上書言我國始于白
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為父母以青為身
順土則昌逆土則灾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黑巾
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鍮銅瓦瓷以
順風土王從之今之僧服女服栽松瓷用皆襲其舊但百
官不知自何年改也 稗官雜記
○太祖三年高皇帝賜冕服九章圭玉佩王妃珠翠七翟
冠霞帔金墜

太宗二年建文皇帝賜九章冕服曰玉圭曰玄冕曰繪衣五章龍山火華蟲宗彝曰繡繪裳曰大帶曰白繪中單衣曰雙佩曰紅綬曰白羅方心曲領曰繡繪蔽膝曰緋襪曰緋舃

世宗十年　上慮世子冠服無定制會大臣議下李良啓請遣使以奏李良齎命而行明宣宗降勑賜　世子七梁冠十二年又賜　世子七章冕服　成宗朝尹孝孫等言世子服朝服無貴貴之義請具七梁遠遊冠絳紗袍　上下其議皆曰可遂為式

自是以後　祖宗朝嗣位初勑賜九章冕服并詳詁使

( ) 太祖朝上將軍金仁贊衣彩段特命囚訊其立制之嚴如此近來國禁解弛士庶而襲紗羅娼賤而服彩錦注情

從行人不畏法亦可見世變矣 芝峯類記

〇世祖甲戌直集賢殿梁誠之啓曰令士庶人儀刑禁令盡除臣恐上下無等請服色稍以嚴朝章 筆崖集

〇成宗朝定朝臣服色用鴉青草綠木紅不得用玉色緇色灰色淡黃色

靜菴趙光祖言 世宗朝一時士大夫衣服皆尚黃色而許稠則尚著灰色褡護云蓋黃色僉矣而灰色則尤僉矣平時朝士褡護多用黃色蓋 祖宗朝餘習而自壬辰變後終無世道之變也 芝峯類說

〇宣祖己亥三十二年始定黑團領之制時 傳曰亂離以後大小朝官皆用戎服七年于茲上下無別天朝之人皆謂其元來如此嘲笑不已復為冠帶之

論屢發而屢止今者海氛已息國內粗定以明年二月爲
始一齊冠帶以復平時之規而團領用黑色稍遵華制
我國謂梁冠衣服曰朝服黑團領曰時服紅團領曰常
服帖裏曰戎服國俗自前有官者皆服紅團領華人以
君臣同色非之壬辰變後亂離倉卒士大夫皆着帖裏
至是始徵中服服黑團領至辛丑禮判建議依平時改
服紅色盖人情樂於從舊故也 芝峯類說
戎服帖裏卽袴褶也 華苑雜記 今俗呼爲天翼
我東帖裏之制最近於深衣故中古多爲文士便服盖
爲燕服之上服而朝服之中衣至于今日專爲戎服非
武士及臨陣則不服許曄庶曾孫興善嘗言其曾祖還
葬改棺時見之襲用帖裏而上衣太長下裳太短異於

領是也近世下吏之賤皆着紅花色紅花乃利市紅藍俗名利市所謂利市者言其價重也松窩雜記下段言唐絲交織布之禁入禁令

東方之人雖曰好着白衣賤國有禁制故 宣祖朝循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識者出入亦穿紅衣直領自 明宗乙丑以後累經 國恤仍着素衣遂成風俗今則紅直領絕無而舉國皆衣素萃人笑之芝峯類說

李晬光少時見其先君平居常著布衣雖朝服未嘗有綾綃之飾及長從仕掘院見許多提調中惟黃廷彧尹卓然著匹段褡䙝今則纔陞堂上者表裏皆著彩段或用白文段為襦裙至於市井下賤服飾之華靡罔有紀極蓋自東方以來奢侈之風莫甚於今日芝峯類說

平時凡衙門公禮及新除授官肅拜叅謁皆著公服而

壬辰後仍廢不復唯新及第應榜服之

丙子兵後仍着帖裏至丁亥始冠帶辛卯祔禮時始服朝服陳賀用之公服則 世子入學時侍士服之類 芝峯類說

平時儒生騎馬有禁故儒生穿履徒步罕有騎行今則着靴跨馬一似朝官模樣絶無徒行者且平時雖長者着行纏穿直領衣今則少者皆着道袍去行纏穿分套雖子弟見長者亦然 芝峯類說

顯宗朝申白衣之禁士大夫皆遵行數十餘年後又因循廢閣 肅宗辛未十七年 又命禁白衣著青衣 上又以笠制與前大異臺帽短涼臺狹駭於瞻聆令三法司痛禁一依 孝宗朝笠制造成

備局依古制定式臺帽高布帛尺四寸五分涼臺之廣

亦如之

◯肅宗辛未因相臣陳達禁武臣團領胷褙之混用飛禽

明年又以朝臣團領多不貼胷褙命申明舊制

◯英宗二年命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令着青衣

◯都承旨鄭亨益奏武臣之服黑天翼着水靴子為其便於射而利於步也 孝宗朝曾有申飭而漸至解弛皆着直領及白靴請申禁從之

丙寅教曰上而袞衣下而朝臣章服軍門所用紗緞常綾雲紋外翟衣所用我東鄉織自可用此外勿論紗緞紬凡係有紋者一切嚴禁

禁燕市紋緞

丁丑命堂下官青綠袍一遵經國大典

○丁亥教曰頃者賜白衣之時人或曰箕聖衣白比我東風俗云意後之人不體箕聖之訓只慕其衣豈不迂哉儒生著淺淡服入塲者及文蔭武著淺淡服者并命嚴禁

丁丑教曰陵幸時幾伯去玉頂子過矣今後依前飾之都憲玉頂子監察水晶頂子都憲衙易禃子皆復舊制

宣祖朝趙憲朝京見襴衫之制歸上封事請行之事竟寢　顯宗十年太學生上疏請遵用　上許之　英宗九年大司成趙明翼上疏請行丙寅八月　上聞安東鄉校有舊藏襴衫軟巾絛帶命取來親覽仍倣其制裁成一件賜成均館藏之六一閣丁卯三月司馬唱名之日諸進士始服其服永為定式

趙憲疏畧曰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紅袍青

袍襞積一如道袍而整齊端嚴儒巾之名或曰民字巾或竹結而裹以緇布或紙糊而著㭍其體端平不甚尖斜擧人及武學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學生俱服襴衫蓋玉色而緣以青綃東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中國童男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項後待二十然後乃冠女人旣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髢髻皆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趲短其衣冠靚莊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匡路見向化㺚子之婦又見進貢回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婦人斂髮之容不幸近之 重峯集

宣祖庚子 萬曆二十八年 禮曹啓曰頃於經理謁聖之日館中儒生巾笠相雜以致唐人指點恠笑委屬未安別試講經爲始儒生皆着頭巾以爲賁飾衣章之漸 芝峯類說

仁祖朝洪茂績杖大君奴着潛衣者 詳禁令

○我國衣服器皿體制多襲唐舊中朝儒士呂英命言中原有舊古絕古服者如爾國衣服皆唐制古朴可觀云 芝峯類說

○中國之人衣長袖口皆有其制大明會典具載焉嘉靖丙申 中宗三十一年 詔使將到朝廷議依會典正其衣服長短衣袖闊狹量著其條布告于下至癸卯歲載於後續錄其文曰大小人員勿論文武職表衣前則去地三寸後則去地二寸袖長過手復回到肘袖樁廣一尺袖口七寸庶民表前則去地衍四寸後則去地三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樁廣八寸袖口五寸裹衣亦以此違越云云然人情樂舊厭新又無糾禁之者唯宰相朝官畧依新例其餘皆從舊 稗官雜記

我國初紗帽制度左右無角後垂黑纓無涼紗帽丙寅赴京使朴居賢（彙言作朴忠元）貿采仍行本國且近年鄉士平居咸好着冠以代笠子其冠制式程子式濂溪式朱子式東坡式沖正式方巾其類頗多己巳李濟臣赴京時序班許緒儒見所著曰此沖正中非冠也濟臣曰沖正冠中其制異乎緒儒曰頂上平方四隅有稜者是巾也頂上匾圓有高低起伏如雲狀倣梁冠體而四面圓轉無隅者即冠也濟臣命買其冠制到本國授之帽工使依樣制造我國有造沖正冠者始此（侯鯖瑣語）

我國紗帽耳掩體制自 明廟朝以前皆略如本國之所謂笠耳掩者而甚為濶大豊肥故貂皮則用四五領鼠皮則十三四領然後可作有好紅而合前頂有纓緌而垂

後頂戴之甚重而實不蔽耳式謂此為依倣宋朝之制云
未知何據然我國衣冠必取法中國則宋制之言未必非
然丁卯冬詔使將臨時禮判閔箕因時議請改從華制但
華制則於帽後捲角下無遮尾盖别護項故也我國無護
項請項後則參用本國之制 上從之然項後之制互相
意造久而未一 淚鯖瑣語
宣廟朝左議政權轍啓百官煖帽制甚不典請悉從華
制論者美之 溪谷集
成廟朝命造披肩二千分賜士卒中朝則謂之煖耳雖
盛冬必旨下後百官始得戴之 芝峯類說
我國人近古通士庶好貿倭獺皮為披肩即俗所謂耳掩
也競以色黑者為尚多歸高直以取而倭人坐收其利我

國縣布盡歸敵士良可痛甚書植於丙寅所著時極言於
朝紳日加痛革自是其弊絶焉但自後倭人專不賣弓角
而来曰若許貿賴安當以弓角來云造弓亦艱 倭鯖瑚語
李濟臣初以黄𩓐安作小耳掩人皆笑之友人金行周
借着出路逢醫妓輩攔路指笑謂戲不已所騎且鈍殆
將不勝自禁倭𩓐以後士人無不好着黄𩓐者 上仝
（）高麗六品以上帶金四品以上帶犀二品以上帶玉國
朝四品以上帶銀二品以上帶金一品帶犀貽中朝使臣
至帶犀者亦帶金 芝峯曰帶犀者亦帶金降等故也 王子誠寧君朝京天
子賜犀帶由是王子帶犀 世祖曰均是王子孫宗室之
帶犀雖使臣至今改後清城韓致亨西陵韓致禮相繼赴
朝天子皆賜犀帶貽帶犀朝官見使臣循改金中國豈不

知我國宰相之帶犀而有二韓之賜乎 青坡劇談

○冠帶衣服之制因時尚變易而潛與世道相符甚可異也 中廟末年士庶常著笠揉臺上極重厚高大坪兒極狹時人謂之冬瓜臺上切餅坪兒又用鴉青絲織作四稜帶以四甲爲一腰猶有古人樸實意 明廟朝金舜皐爲慶尚右兵使以前笠制不妥於着兩帽稍增損其高廣體甚輕快時尚立變謂之金某體其後漸至頂低如覆鉢坪廣如張傘宛如僧笠帶亦好着廣多繪亦僧家所帶也未久復兩宗禪科佛教大行此實其兆辛亥壬子年間士子衣服必窄其袖曰華體自丁卯以後大濶其袖亦曰華體華人內衣必狹以取温外衣必濶以爲儀 近年來好以華爲帶葉織絲者幾乎失利佩刀競尚長大或帶小環刀無

乃将有兵革之事歟 俟鯖頭語

未久壬辰亂起其言果驗

○尹國馨少時見笠搡臺低坪廣衣袖甚窄人有高笠濶袖則稱古體而笑之至有國令勸行古體而不從衣亦士庶尚白　明宗朝曺植疏有音哀服素亡國之象之語故洪曇為都憲痛禁白衣士人以上表單衣皆用桃紅行之五六年還止　宣祖丁卯許䂍天使所着紗帽直而高衣短袖濶擧國效之笠制亦因而臺高坪狹至十年間紗帽頂上微蹲平衣袖之濶稍減臺亦暫低俏則國無所令而自爾如是亂後中原将士遍滿國中朝儀冝倣華制啓請士族以上着笠下賤去笠着小帽而亂離之中非但儀容未節未暇修飾窮民亦以備帽為難且狃舊習脫笠相視

頻以爲着法司禁令亦嚴民猶不從或在家着笠出門便脫又或路上脫笠潛挾脇旁入門還着蓋習俗難變況障陽防雨笠制甚便中原將官至有買笠坪者而我國則歇去之 聞韶漫錄

○男子所着笠冒乃古所謂曲柄笠謝臨川所喜戴者 筆苑雜記

○我國民庶舊皆戴平凉子 俗稱蔽陽子 其制織竹而素其體惟驛卒黑而戴之壬辰之亂有言賊過兩班則必殺無貸一時大小人皆戴平凉子唐將恠而問之對者曰 君父搶越臣子不忍眠義以庶人禮自處也唐將聞而善之 治冬三官記

西北人多戴氈笠蓋近胡俗也自戊午渡遼之後興國中或有戴氈笠者轉相視效遍及四方丁卯胡變士大夫亦

武載之武人則雖大官無不盡然氈笠或謂之戰笠此乃戰爭之兆歟 上仝

○羅濟笠不知所始但以名觀之疑出於新羅百濟時也按麗史辛耦元年始令各司胥吏着白方笠本朝為外方史人所着而黑之壬辰變後久廢不復崔有源為京畿監司遂令營吏依平時着羅濟笠吏等甚苦未幾還廢 芝峯類說

○宣祖壬申教曰我國大小男兒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甚可着愧自今後一切痛革胡習曉諭中外京中則限今月其或憚不卽從者憲府嚴加懲罪 眉庵日記

○宣祖庚子間木鞋始出於南中而遍於國中 日月錄

○新羅婦長襦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綵飾之 唐書

高麗婦人髻髮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貫之簪旋
裙重疊以多為勝

高麗忠烈王時依上國例定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夫人
乘朱漆車三四品夫人黑漆車事竟不行

古者婦人出入無蓋頭 世宗朝命處創新樣以進至
今用之 月沙集奇處碑

許稠言於 世宗曰昔 太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服
臣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見孔子家廟見女服盡像與
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事竟不行中國之禮安可盡從乎
東閣雜記

我東婦人首制即同倭子趙墨所以慨然請華者也內
制則亦非倭俗士夫家自不從耳 左菴與趙樂靜書

我國婦人以玄錦或紫錦全幅二尺二寸中屈之爲兩重以厚紙貼其裏以戴之從額覆頂垂于後以加肩背謂之遮額（音從釋諺 가리마）自光海中年以來率用玄錦爲表以紫爲裏而空其中貼戴頭上如着 頭謂之足頭裏（音從字音）一時好尙遂變國俗遮額之制絶無矣（沿谷三官記）

〔 〕比甲蒙頭（八離戲踏橋下）

〔 〕我國禮法甚嚴士人之妻不敢乘有屋轎中古猶存此風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人徃徃乘馬李延龜孫婦東覲騎驢洪命一長女（進士趙相鼎妻）徃來舅家乘馬或驢以羅兀蔽面（羅兀尙在大諫趙景命家）羅兀以紗垂四面掩目覆肩（洪氏家乘）

補古者笠臺卑而簷狹今則臺高而簷廣古者男女皆濶袴今男則窄袴此於 宣廟之世學唐人而變者也士人

皆着氊冠貴賤皆看氊帽盖通貨燕京近年尤盛毛耳掩亦出於近世古之平簷今已廢矣 晤軒瑣編

補虎鬚古無此制昔在顯廟溫行時麥田大熟聖祖喜甚命扈從諸臣各揷麥穗以識豊瑞其後戎服之揷虎鬚即麥穗之餘意也至今禁旅中貧不能具虎鬚者或代以麥穗可見古事之尚傳 日得錄

第宅

造家地大君公主三十負王子君翁主二十五負一二品十五負三四品十負五六品　負七品以下及有蔭子孫四負庶人二負 用三等田尺

家舍大君六十間王子君公主五十間翁主及宗親文武官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庶人十間毋得用熟石花栱草栱 大典

王宮法殿南向故西府六曹諸省皆列光化門外東西向士大夫私室廳事亦皆或東或西而不敢南向雖居家之時不敢僭分而西南及　中廟朝以後紀綱漸解人心日奢犯分踰禮無有紀極家舍所向之南北不暇問也可見世道之漸降而人心之不古矣 松窩雜記

○麗朝五百年之久其萬目雖有不舉而遵守祖憲不敢僭分雖至末葉衰替將亡之時以林堅味之權寵辛旽之奸賊雖極奢華而家舍不至於宏傑壯麗我朝立法尤嚴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家舍間閣皆有定制如或僭濫則漢城府有時巡檢撤毁過制之數自中葉以來國不能禁人不顧忌雲甍霞閣跨巷越陌公卿之家擬諸宮闕士庶之室有同公廨犯分踰制無有紀極至有壬辰之亂大小廬舍蕩為灰燼破瓦殘礎滿目慘然物盛而衰固其然也 松窩雜記

光陵時金國光搆第於長興洞以第宅宏侈被劾不復入政府其第後為沈喜壽宅觀其制作甚低窄今日權貴之家人不以為侈可以觀世變 涪溪記聞

〔金安老秉權日搆別墅於漢上當時盛言其奢論安老之罪者必以此亭為業其後鄭惟吉搆第於其側制作之侈皆砌之美百倍於金亭而人不為議豈下流而家惡皆歸歟抑奢儉隨世道汙隆而人之所不能違歟〔涪溪記聞〕

〕李時白賜第在鑄字洞此本光海首相朴承宗家也蓋亦壬辰亂前所建故內外廳事樓軒丹青至今宛然曺植所居書室皆施丹雘〔出金宇顒所撰行狀〕沈連源營造妾家至施丹雘〔出竹泉閒話〕今則雖貴主第宅祠宇外未有施丹青〔壽谷集〕

洪興禁李陸踰制田霖禁檜山犯法〔詳成宗朝洪興〕

〕永安尉賜第在安國坊素稱甲第嘗曰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吾未曾見故吾奉先祠而不造祠宇其視居第無異逆旅義昌君搆第於西學洞而擇材甚良築基甚堅曰使

後世子孫無更修之勞其後永安子孫尚居其第義昌之
宅屢易其主
公私見聞

奴婢

箕子封朝鮮為民設禁八條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我國公私賤之法實非聖王之政均是同胞之民而勒為臧獲拘以世傳陷之賤類不齒士族甚無謂也然箕子以三仁之聖自中國而来立中國所無之法豈無所以然哉蓋東方山形地勢迤曲而險阻人心習尚剛偏而巧黠莫肯從令反覆難制非可朝令而夕禁亦不可草薙而懲惡故奸盜贓賊之類沒為其家奴婢使各統攝以興於變之化以致外户不閉之盛自此遂為東方赫世不易之大法家家有君臣之義人人知上下之分國之逆臣家之叛奴與之同律至今數千餘年遵守不

寖禮讓之厚刑政之美非他外國之所可及此不同道而歸于治也今有欲為改絃易轍而通之一如中國之制者殊不知政由俗革因俗成化之義而適足為大亂而已（松窩雜記）

○高麗太祖元年詔曰泰封失道加以飢饉疾疫至使黎民賣身鬻子為人奴婢朕甚憫焉其令所在具錄以聞於是得一千餘口以內庫布帛贖還之

麗成祖定奴婢還賤之法蓋其贖良者年代漸遠則或輕侮本主故有是命

顯宗判還賤奴婢更訴良者杖之鈒面還主

賤者從母之法始於高麗靖宗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法也哉至於後世仍其從

毋而毋若良女則又使從父是法不爲法而唯驅人入

賤非法之中又非法矣 磻溪隨錄

德宗判公私奴婢三度逃亡者鈒面還主

靖宗立賤者隨母之法

忠烈王禁公私奴婢放良定壓良爲賤之律令有司劾其

無文契及詐僞者罪之

元征東省平章事濶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

略曰昔我始祖垂誡云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愼勿使斯類

從良若許從良後必通仕漸本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誡

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

乃得筮仕吉思不敢復言

恭讓王禁奴婢買賣之法郎舍上疏曰奴婢雖賤亦天民

也例論財物估價買賣或以牛馬易之一匹之馬給二三
口猶未足償則以牛馬重於人命也
設人物推辨都監定奴婢決訟法并禁其良賤相婚及冒
補收養者辛旽為田民推整都監外假公義實欲市恩凡
賤隷訴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婢之背主者蜂起曰聖人
出矣

士族之家世傳而使者曰私奴婢官衙州郡所使者曰
公奴婢年代愈遠漸至蕃盛於是設官而理之防禁甚嚴
東國之有奴婢大有補於風教所以嚴內外等貴賤禮義
之行靡不由焉 鄭麟趾麗史刑法志

太祖元年教曰前朝之季土田奴婢法極為紊亂訟謀
百端遂至骨肉相夷毀傷風俗予甚憫焉自戊辰回軍以

来即革私田民心以定獨奴婢一事尚循舊弊自洪武二十五年已前凡奴婢訴良者役使已久則仍令從賤曾不役使而勒令為賤者許良如有違令者罪之文券沒官燒毀令有司布告中外知刑曹事張演等上言向者下旨有訴良者役久仍賤之法然有役久而未得決者亦有得決而未得使者爭訟尤繁 上曰予欲禁爭訟反以為言何也令憲司查聞

四年立奴婢辨定都監以左僕射南在僉書韓尚敬中樞金希善為判事 攷事撮要作六年丁丑

定宗己卯罷辨定都監其未決及誤決者悉送刑曹都官

太宗六年政府疏曰良賤未辨者及婢妾所生皆許免

賤屬司宰監碩慝之徒不體上德循以爲不足逃隱避役
者頗多將有冒名混雜兩班之弊乞限來十月初一日前
不現身者許在前相訟者及本主族親陳告并令從賤一半
給告者一半屬公又相訟兩邊不當者屬公以爲恒式
上從之

十四年設奴婢辨定都監 攷事撮要

十七年立奴婢大限之法 上仝

公賤每三年成續案二十年成正案藏於刑曹議政府
掌隷院司贍寺本道本邑

我國應軍役者才十五萬而私賤多至四十餘萬聞麗
朝無良妻所産之法故一時權臣富傾一國而奴婢不過
數十人以故麗朝兵多云不敢保其必然後考國乘良妻

并産之法始於永樂八年未知何人所建白也夫賤女不定其夫故生産者難從父役從母而役者乃良法也賤人既從母役私賤之并産者何得又從父役宜其私賤多而削爲無兵之國也 荷潭録

永樂八年卽太宗九年己丑其時定制無以尋攷全時讓所見國乘亦未知爲何書也 文獻備考

○世宗元年革中外寺社奴婢歸于官

○二十六年 教曰國屬嚴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主殺之例皆右其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也然刑賞人主之大柄以人君而殺一不辜猶且不可况奴婢雖賤是亦天民也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生而已坐見無辜被殺寧不惻然自今奴婢有罪不告官而毆殺者一依舊律科

斷如有炮烙劓刵黥面刖足及或用金刀木石一應慘酷
濫殺者當房人口依律屬公
○世祖十二年丙戌始用辨定都監新印
十三年丁亥改刑曹都官爲掌隷院自二月初九日始用
掌隷院印 攷事撮要
○成宗十五年設推刷都監推刷京外奴婢摠二十六萬
一千九百八十四口諸邑驛奴婢摠九萬五百八十一口
○奴告主反坐法 入刑獄
○燕山朝有一士人之奴投托於内嬖緣綠之家謀去其
主反正其主掘地縠犬縛奴立於空中從底斲土奴訴
哀號泣斲及腰知不赦辱罵無數遂覆土而止漢平君李
成彦 蘇子兵使襄平公 之奴以匠手供役于内一日持告狀訴于

中官中官呵禁曰陷主於大罪汝尚忍耶潛以告狀送公未幾燕山廢成彥笑曰君失其道上下更亂漢隸之惡安可責也但於我大義已絶不可更奴於我與其婦兄叛主之奴罪固當死而度量之不同如此 稗官雜記

○中宗甲戌設推刷都監 明宗庚戌設都監而旋因歲歉停止丙辰又設都監

○潘碩枰 中宗朝人宰相某之家奴也宰相愛其才性教以書史乃託於富家無子者爲之子匿跡力學不許相通後登第位躋宰列清白謹飭爲國藎臣歷八道監司至正卿後主家子孫殘微貧於道路碩枰遇之下軺車趍謁一日上章吐實請鐫削已爵而官主家子孫朝廷義之從其願官主家子孫而令碩枰就職如故 僿說

○李夢亮辨叛主奴 八 明宗名臣

○劉克良 詳 宣祖朝壬辰

○宋翼弼 詳 宣祖朝

○徐起 詳 宣祖朝

○宣祖朝議革罷私賤李恒福議曰天賦之均先區貴賤素有定分不係賢愚因非生物之本心君子小人相為治養各成一家規模更千百年壯習民安又成一國之聲教今欲變更必須先變國俗使士夫子女皆親負戴炊爨如中朝之為次振紀綱使中外人心初聞令下一齊趨行無敢後先然後乃始大加寧剗不然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則情咈而法逆民窮而奸生恐不可為 白沙集

○壬辰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書 詳壬辰錄

○癸巳命擇私賤之精壯者充束伍柳祖認疏論私賤為軍之失柳成龍覆啓曰以天下公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我國私賤日滋月盛而良民役重漸就耗散私門則家家有公侯之封而公室則無民故先賢亦欲行限田限奴婢法其慮遠矣今收拾數千百之卒以為訓鍊禦賊之計乃有無識之輩愛惜數三臧獲欲敗國家之大計者其賢否何如也 上嘉納之

○孝宗丁酉忠清監司李慶億言舊例公私奴婢父良母賤從母母良父賤從父用是賤隷日蕃而良民日縮請自今男從父役女從母役以均之遂為定制 西溪集

國典奴婢身貢之外又有楮貨厥後楮貨廢而詐價徵布 顯宗丁未因旱災命半減各司奴婢身貢特減楮貨

價著爲令

肅宗癸巳命私奴連二代入屬軍役者爲良民知事閔鎮厚曰私奴叛主連二代良役者補良民而故相臣鄭太和以爲所謂二代即指終身應軍役者而其始爲投屬及自今立訟者不當入於代數之中若並計此則實爲四代云臣爲刑官時輒用此例而聽訟矣但此無明文故外方則以年數不多而父子入屬軍役者皆循連二代良役而決給云是宜定式從之

○英宗六年庚戌命定公私賤娶良妻所生男女并從母之法良産從母其議已久 顯宗己酉始命從良 肅宗乙卯還賤辛酉又從良己巳還賤而已屬良役者勿論至是以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爲始所生并從母役

三十一年乙亥命減内寺奴婢貢納數舊制奴婢自十六歲出貢至六十一歲老除而每奴収木緜二疋婢収一疋半 顯宗丁未因玉堂李端夏䟽請減半 英宗己巳因户判朴文秀陳達特減其閏數加貢之數至是又定各貢減半之法

一我東方素重名分壬辰之變擧國瓦解而世族大家擧義討賊迄今賴復蓋其效也奴婢之法始於新羅而亂後或以軍功或以納粟輒許免賤冒爲滋多以至登科頂王者比比故蔑視士族凌侮其主至有叛弑之變日後之患恐不可言者 芝峯類說

一我國以奴婢爲財夫人者同類豈有人以人爲財之理故古者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是雖天子諸侯只是爲理人

之任而未嘗以人為己財物也今本國之俗則問人之富必以奴婢田地為言亦可見其法之非而俗之痼重峯集疏

○天之生民雖無良賤之辨上之使下必有尊卑之等盖大夫不可以徒行婦人不可以外遊身為朝列而使妻子襲柴水之勞何以成禮俗乎故周禮化有罪者沒為奴婢使執賤役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禮義之美聞於天下非特用夏變夷之俗亦由別良賤立奴隷以定上下之分而使大夫之家皆有尊卑之分也家主奴婢之制一定而主之視奴猶君之視臣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然則奴婢雖亦天之民固不可變賤為良與主抗衡也河緯池對策

娼妓

祖宗朝六曹直宿郎官乘月携娼會于光化門外路上終夜談飲薇垣之官亦以曲會爲事或携妓直宿天將曉則掌務吏循必請謁遵古事也 芝峯類說

○世宗朝有欲革州邑娼妓之議命問于政府大臣皆言革之爲當惟未及於許稠人皆意其極論以其淡於色故也稠聞之乃笑曰誰爲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於辜愆意以爲不宜革也竟從稠議因舊不革 慵齋叢話

○成宗十八年傳曰沿邊之邑則將士離家久戍故置女妓以慰之內地則可罷議者以天使來用女樂若罷內地

女妓則京妓有關無由革補　聖教不可奉行

〇成宗

〇宰相李永垠李坤共奸一妓 詳成宗朝

〇燕山十年甲子春於諸道大小邑皆設娼妓號運平樂工爲廣熙擇運平三百人入內 攷事撮要

採青使收士族妻女 詳燕山故事

〇明制官人及官人子弟不得近娼女我朝　中宗己卯年間罷娼妓及群少得志復設 磻溪隨錄

〇柳雲 己卯名臣 性軼宕不拘小節年十七中司馬試二十登第歷元二十五六已躋三品嘗爲忠清道御史初入公州謂必進妖妓薦枕卧以俟之州官以御史不如他使客恐𠰌霜威不敢進妓只令以通引備寢廡下終宵耿耿無人

跡聲詰朝吟一絕書寢屏曰公山太守惱殺稜御史風流識未曾空罷無人清永夜南來行色淡於僧聞者大噱 思齋摭言

雲一日醉共妓同軺而行趙光祖聞之即往大責雲莞爾而答曰犬噬雉城隍所食彼雖娼流焉能浼我光祖亦笑曰從龍難得之士但不懲於好色之戒爾 董蕃補

肅宗丁巳吏判閔黯其孫慶宴時咸鏡監司閔顯平安監司閔宗道截送兩界官妓物論藉藉憲府論罪奪告身領相許積劾曰閔宗道即臣之族侄而學字於臣者也頃於春間貽書問臣曰家君望七之年晬日已近欲送歌妓數人以助歡未知無害於事否臣答以子弟之於父兄苟可以怡悅則宜無所不至答之宗道輩斷然行之此事展

轉終被譴免匡心漸悳 時因右相許穆所啓推考勘罪乙

述而

補 我國妓種本出於楊水尺楊水尺者柳器匠也麗太祖攻百濟時所難制之遺種也素無貫籍賦役好逐水草遷徙無常唯事田獵編柳爲笊販鬻爲業李義旼之子至榮遂籍其名於其妾紫雲仙徵貢不已至榮死崔忠獻以紫雲仙爲妾計口賦斂侵暴滋甚故遂降於契丹兵爲嚮導故我國山川險要丹兵皆知之後隸邑籍男爲奴女爲婢婢多爲守宰昵寵故飾容粧習歌舞目之以妓我 朝因之 僿說

○娼妓之設誨淫引逸之具也禮公庭不言婦女言之亦在所禁况於伴眠乎古者上自朝廷郊廟以至官府閭巷

故敎衣食燕樂莫非以天理爲之制後世凡百規制一切
苟且唯人欲之取便是以世道汚下亂日常多雖有嚴刑
峻法而不能禁人之入罪也明王有作當一齊正之况於
官設娼妓導以淫蕩乎或曰 世宗時有罷妓之議人皆
謂許稠剛毅必力主之問於稠不可曰官物取之無妨若
罷此則年少朝官客於外者必有冒奪陷罪者於是議乃
止稠名相也必有所見矣曰人慾縱則愈熾吾聞以禮制
心未聞導慾止慾也人慾之起皆由於視聽所以古人必
尊其瞻視而放淫聲遠邪色也今官畜淫娼使客之來令
冶容姱服而待之行酒以侑執樂以挑稱曰房妓因以牽
情溺欲害政傷俗而喪失本心者不可勝數夫有此而不
爲所奪者上也不可人人而責之無此而安焉無失者人

人皆能至若不勝欲而奪人妻女至陷於罪者至下之人本無定論國家立制不務明禮法正人心而惟為至下之人預設其具以濟其慾豈理也哉苟如是也好貨亦人慾恐其陷於罪而預為非義之貨無妨之制以待之乎令奉使官府者雖名士大夫多未免於流連而私客鄉閭者雖庸下之流鮮有以久容而犯干者勢使然也近事京選未罷時士大夫荒亂有同花徒罷去其弊即止頃年豈呈時暫聚鄉妓朝士爭妓闘辱者甚多其得失亦可驗矣且彼亦人也上之人既不能教以人倫而編籍為妓使不得有定夫有則輒罪之是何規制乎 磻溪隨錄

以八路州郡之有娼妓奸民之通私往汗彼令甚多年少子弟之陷身滅姓者不可勝數到處官長宣婬露醜醜

不知耻 朝家防淫之政至嚴則維繫娼隷特設此縱淫之屬已爲傷風敗俗况遣官長所以圖治勵政而又以此啓其穢政失身之路豈不恠乎良民婦女有淫奸者當嚴治防禦而反設爲娼妓使益肆其婬烏在禁淫正俗之意也此國初之所無而燕山荒淫之時遂成謬規 中廟以後盡廢燕山故政而自公卿以下樂此不去可咄也齊歸女樂而孔子去魯使聖人爲政豈可一日置之宜速白丞革去之平論

僧敎

新羅訥祗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郡人毛禮作窟室居之胡子言佛有三寶一曰佛陀二曰達摩三曰僧伽所謂神聖若燒香發願則必有靈應王聞之欲興佛敎羣臣以為不可獨異次頓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今佛敎淵奧不可不信請斬臣頭以定衆議王將誅之異次頓臨死曰我為法就刑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湧白如乳佛書心淨者色白衆怪之於是不敢毁佛

法興王十五年始行佛法其弟真興王度人為僧廣興佛刹梁武帝遣使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於興輪寺

○高麗太祖元年十一月大設八關會遂於毬庭置輪燈

一所香燈旁列滿地光明徹夜又結彩棚兩所各高五丈餘狀若蓮臺望之縹緲呈百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船皆新羅故事始於新羅眞興事名爲供佛樂之會自後歲以爲常輿地勝覽

太祖六年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清淨寡欲爲宗今住寺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後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稱爲法孫相傳以至相訟予自潛邸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聞寶鑑

一太宗元年罷禁中誦呪僧人寶鑑

一太宗不拜銅佛見太宗故事

一太宗二年書雲觀上書高麗初或進言曰背山逆水之地置寺安佛設道場則可以鎭安國家乃命有司隨地置

寺量給田民後之君臣並信而創大伽藍名稱願堂由是五百年間京外寺社不可勝紀於是禪教各宗爭執有田民之寺肥馬輕衣甚者溺於酒食靡所不至雖其道德有福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伏願其付密記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奴婢分屬諸寺 上從之

○命羅僧巫禱雨 見太宗故事

○興天寺在西部皇華坊 太祖命建寺于貞陵東是為禪宗 權近有記 後陵移他所寺則仍舊 世祖七年鑄大鐘以懸之興德寺在東部燕喜坊是為教宗 太祖捨別殿于潛龍舊邸之東捨以為寺 權近有記 殿號德安輿地勝覽

高麗置十二宗以掌釋教僧多有封君辟除者王之第二子削髮為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我 太宗革十二宗

只置兩宗盡革寺社之田 慵齋叢話

僧試禪者禪宗講華燈拈頌教宗講華嚴經各取三十人前者內侍別監奉命而往今則禮曹郎廳往宗與判事掌務傳法三人證義十人同坐試取納牒于判事證義者入格否則雖有能名者不得入其循私多欵甚於世人入格者謂之大禪禪宗則自大禪升為中德自中德升為禪師自禪師升為大禪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禪師教宗則自大禪升為中德自中德升為大德自大德升為大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都兩宗分掌內外諸寺各十五許升中德者注差住持禪教宗隨三望呈于禮曹禮曹移于吏曹入啓受點 慵齋叢話

○世宗元年命罷五教只留禪教兩宗 詳世宗故事

盡革中外寺社奴婢土田歸官

○二年庚子命罷陵寢僧舍 詳山陵典故

○三年辛丑每歲秋遣人祈福于佛寺山川謂之年終還願至是禮曹啓其狀 上召參賛卞季良曰年終還願邀福之事崇佛之端近者凡干佛事罷之幾盡唯先王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爲寡人祈福雖有獲福之理猶爲鄙陋況斷無是理乎罷之何如季良默不以對元肅對曰臣等固知無理然爲 上祈福未敢言耳 上遂罷祈禱佛宇

○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執幡蓋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 世宗四年罷之

○六年甲辰 上曰切臣當 太祖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雖是忠孝之意恐違禮經吏判許稠曰水陸本非禮之正剏設神位於下壇尤爲褻慢祭祀之禮各有定分截然不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祀祖大夫不得祭諸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禮犯分之理 上從之

○十九年丁巳僧行乎重創興天寺大聚僧徒新受度牒者一歲之內幾至數萬太學生等上疏曰我 太祖慮浮屠之害嚴立僧徒之禁 太宗灼知其弊減革寺社十存一二土田臧獲俾充軍需 山陵之傍亦不建寺所以斥異端衛世道之慮嗚呼至哉及我 殿下先廢內願堂仍減宗門且令僧徒禁入城市年少之輩勿令剃髮於是僧徒斂跡縮首不敢恣行臣等咸仰吾道之日昇豈意異端

之復興乎今者行乎任止興天欲以其道移風易俗民之敬脤無異懶弱雖以宗親貴戚躬詣桑門恭行弟子之禮臣等每見之扼腕腐心願 殿下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下令攸司斷行乎之頭以絶邪妄之根

○世宗創內佛堂（輿地勝覽曰內佛堂在仁王山）公卿大夫皆諫儒生皆上書極諫判院事李順蒙亦詣政院論啓 傳曰文王闢佛宜矣寧臣何知佛之是非而駁之順蒙對曰人皆以為非故臣亦非之人皆論諫故臣亦論諫舉國所非之事殿下何獨為之（慵齋叢話）

○世宗實我東方之聖王但都中立圓覺寺好佛一事未免為白璧之瑕（鰲城雜記 按圓覺寺即 世祖朝所創似是內佛堂之誤記耳）

○世宗癸巳大司憲河演與同僚上疏曰瞿曇棄君父辭

爵位歷代酷信廣立精舍施土田納臧獲中外分屬田一
萬一千一百餘結同胞赤子未免餓殍遊手緇流又何給
田以優其養乎　上是其議京外只當三十六寺餘皆罷
之 名臣錄
庚午文宗即位欲重修大慈庵左相河演固執不可竟
以大臣議不同未之果 名臣錄
文宗元年教曰佛氏之法外於倫理唯我　莊憲王學
問高明予為儲副每受教戒凡於神鬼之事斷然無惑近
來里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蹙若不申禁弊
將難救冒禁者徙邊第徙邊之法遽爾行之騷擾必多且
萬計之家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惟情所不忍恐致怨咨
以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納丁

錢因給度牒以今年爲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夫道之不行良由官吏奉行不勤自今不卽禁斷官吏當科罪不饒

○世祖朝行轉經法卽高麗舊俗也其法繡盖前導黃屋輿安黃金小佛前後伶人奏樂兩宗僧人數百分左右隨之各擎名香誦經小僧乘車擊鼓經止則樂作樂止則經作奉佛自闕而出 上御光化門送之終日巡行市街或於慕華館太平館設晝供各司官吏趍走供物唯恐得譴設六法供養簫鼓梵唄之聲振于太空士女奔波聚觀禮曹佐郞金九英年老體肥踉蹡步行流汗如水飛塵滿面人皆笑之 慵齋叢話

○世祖四年戊寅命印大藏經〻板在陝川海印寺遣敬差

官尹贊鄭垠董其役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督諭于各道監司使助其役二月始役四月畢役印分藏于各道名山巨刹五十件所印紙八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役粮五千石他物稱是一件所印紙七千七十八貼 東閣雜記

十年甲申刱建圓通寺于都城內建福世庵于仁王山 輿地勝覽

光陵朝京城創圓覺寺塑立佛有倭使見之曰凡佛皆坐而獨此佛立焉是行步之象也寺其不久乎至燕山時毀是寺黜佛於外歷三四寺行步之言果中矣 稗官雜記

圓覺寺在中部慶幸坊舊名興福 太祖時爲曹溪宗本社後廢爲公廨 世祖十年改創號圓覺金守溫撰碑 輿地勝覽

許琮疏斥異端 詳成宗相臣

世傳世祖幸金剛山四至斷髮嶺欲祝髮群臣諫止云此甚無稽朴淳有詩曰薛蘿通御氣飛禽識龍章俗語空多誤東巡是省方是矣南孝温遊金剛錄曰高麗太祖征時登嶺斷髮掛髮以結椽云然則此非世祖事蓋僧輩附會而為說耳 芝峯類說

成宗二年辛卯教曰男女群聚鳴鉦撃鼓稱為念佛所為極荒誕一切禁之

○魚世謙不食僧饋 詳燕山相臣

八年丁酉罷誕日祝壽齋 成宗故事

十一年庚子圓覺寺社潜轉佛像謂佛自回立士女奔波臺諫交章請罪不允太學生金宏弼上疏畧曰其法觀

空見性其行默言絶穀其爲道虛無而其爲教誕妄也我殿下深知邪正愛好儒術破去寺社汰僧定軍近古以來大有爲之君也豈意今圓覺僧輩聚軍都城之内認設虛無之教潛回佛像亂惑人聽使四方士女靡然爭歸 聖明之朝安有如此恠妄之事乎假使佛像回立步趍無異於人於國家何益於臣民何益徒爲不祥之一恠物而已況萬萬無此理乎彼圓覺僧輩當二僧命囚之日自度情詐已露罪在不避私繫首謀二人于寺内將備窮鞫及聞殿下真知妖妄而不忍加刑羣聚相慶而言曰吾道可以興也臣恐四方之人倘聞此事則鄉民之崇信浮屠者滋甚於城中若曰重違 大王大妃之命不敢加罪臣惑滋甚云云反復援譬明白剴切然猶不免報罷 東賢奏議

成宗壬寅年間寧縣松坊里一人耕田得古石佛耳目口鼻皆泯滅置之田畔偶有病喝人拜之病若輕歇遂以為靈或云放光隣邑奔波有禱輒驗云男女雜遝日夜不絕有僧來主香火作庇屋又將大刹金山郡守李仁亨聞之遣儒生及吏卒捕其僧及施主逐之金宗直方居金山以詩賀曰拋擲田萊不記春頑賧拳石有何神初如求食木居士漸似撞錢王舍人男女幾家將污染香燈一里欲因循我侯直是邠州守擊破妖邪震四鄰 謏聞瑣錄

王嗣宗守邠州擒殺神祠下妖狐

二十年己酉鞫永柔訓導權李同仍命該曹勿復度僧

己酉有舉子於鄉試對策言祀佛禳禍者 上聞之命有司罪其人仍下教以戒諸生曰儒生對策之辭予甚憤

焉佛之爲害誰不知之况學孔孟者乎予嘗恨緇徒蔑棄天常耗蠹民財將欲絕其根株扶植世敎而今者儒生當
國家擧賢之日不陳堯舜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瞙拜而後已乎號爲儒者猶如此况無識士女乎

二十三年壬子罷度僧法 攷事撮要

羅麗崇尙釋敎送終之事專以供佛飯僧爲常逮我
太宗雖革寺社奴婢而其風猶存公卿儒士之家例於殯堂聚僧設經名曰法度又於山寺設七七齋富家爭務豪侈貧者亦因循措辦耗費財穀甚鉅親戚朋僚皆持布物往施名食齋又於忌日邀僧先饋然後引魂設祭名曰僧齋
成廟崇正學闢異端凡干佛事並諫極言其弊由是

士大夫家畏憲章物議雖遭喪忌日依法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仍不廢者唯無賴下民然不得恣意為之又禁度僧之法州郡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皆空物盛而衰理所當然 慵齋叢話

○有一人以土地舍施於佛寺以祈子孫冥福子孫窮不能自存與寺僧訟屢屈 成宗朝擊錚訴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于主福還于佛大哉王言片言折獄使無訟之意蔑之矣 浯溪記聞

○南原一邑民性癡騃惑於左教積累祖業盡歸事佛只餘數頃田又為求福施萬福寺老僧至成家賣之券後竟不免餓死有子孫行乞將死具狀呈府以冀還推府官取考文券退黜又呈方伯屢訟屢屈辛應時為監司

手批狀尾曰舍施田土本爲求福而身旣飢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可知還田於主收福於佛其子籍此推田得全軀命一道稱快 續玉露

○燕山朝都城寺刹皆廢爲公府兩宗托寓名於淸溪寺號爲禪宗 陰崖雜記

○中宗七年壬申以兩宗及圓覺寺分賜燕山時撤家人等 攷事撮要

○十一年丙子罷忌辰齋

東方人遇忌辰設齋於僧舍故俗謂諱日爲僧齋國朝遏先王妃忌日亦循俗行之至是始罷忌辰齋蓋己卯諸賢之所建白也今士大夫家一從禮文而國家 忌辰祭猶用素膳疑亦因舊而然也 芝峯類說

○城中尼舍曾已撤毀而惟存淨業院盡驅出于東大門外安巖洞等處有三四舍南大門外種藥山南舊有一舍其後有十餘舍尼姑誑誘寡婦作為檀那各作棟宇如四月八日燃燈七月十五日方蘭盆臘月八日浴佛爭施茶果餅物供佛而邀僧僧徒作唄紅粧縞裳坌集山谷頗有醜聲弃火尼輩多有産兒逃亡者 慵齋叢話

○奉先奉恩二刹緇釋之根柢先斷其本則其餘可不勞而治矣 靜菴集

○明宗辛亥復立兩宗設禪科丙寅罷 詳明宗朝普雨下

○文定王后命取香於香室將供佛校書正字鄭琢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

○宣廟壬申趙憲為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寺舊例館

官必親監封還上疏曰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所不忍也 上大怒削官 左齋集

○宣廟癸酉館學疏請撤淨業院不許 詳 宣祖故事

○宣祖甲戌兩司諫內入黃蠟 詳 宣祖故事

○光海時御新宮以童男女誦經前導申欽言人君御法宮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乎此無以示後凡三啓乃允

○顯宗二年都中舊有慈壽仁壽兩尼院 上惡僧尼亂教欲並沙汰大臣玉堂議以為難猝行 命先撤城內兩尼院使年少者歸俗老者出于城外禁中外淫祀 東賢奏議

慈壽院即國初北學舊基參贊官宋浚吉奏曰宋子嘗以毁僧舍作書堂今宜復建北學 上從之

四年以尼院材瓦建丕闡堂子成均館又建一兩齋闢入齋

顯宗壬寅全南監司李恭渊狀聞道内諸寺佛像出汗事係變異諫官閔鼎重疏言僧徒之造佛像者例皆用土爲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冬節不寒收斂不嚴則霧露所鬱蒸氣成水此深山老僧之所常談而今乃强謂之出汗惑亂民聽驚撓人心請李恭渊從重推考所謂出汗佛像一一破碎造言僧徒按以邦憲永杜異類 老峯集

顯宗甲寅四月内司爲 仁宣大妃將設水陸齋于華藏寺兩司俱發請罷玉堂陳箚翌日再啓蒙允 述而

肅宗壬戌年間唐本佛經漂到全羅忠清海邊而數十册爲一匣外裹油紙皆無濡濕氣收聚京師幾至千卷而不知其所從來其後五六年又有塗金木佛浮海到濟州

有老儒憂其為佛教大興之兆後二十餘年宮中奉佛甚勤至有妖人金汝天者僞緣獻術讀七星經于空闕宮人又與東湖比丘尼往來留連特未剃髮耳且自大內及諸宮遣人寺刹燒香燃燈飯僧布施殆無虛月不知前頭又將何如 東平尉閑居漫録

○英宗癸未教曰予癸巳年御幀奉安之行初見於沁都傳燈寺中噫今至七旬若冀求福於此輩豈不陋哉諸道寺刹有造位版而置者一切禁之所謂願堂非有益於京中而不過僧徒憑依之道勿論新舊願堂一切革之

○文獻備考編輯時 上曰寺刹非古有而欲創於 陵寢至近者陵官直報禮曹嚴禁循顏私而助成者陵官永錮

○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為四衆東俗稱優婆

塞曰居士優婆夷曰捨堂中國則四家度牒甚嚴故讓皇
帝雖欲逃難爲僧不有太祖所藏度牒其勢無由也我東
無法甚舉世初不知度牒是何物故無故平民空肰隨意
爲四家朝爲平人夕爲四家少無難故舉世犯死罪逃亡
者視爲保身之窠窟祝髮幻形變其巾服無以覺察八道
不可勝數之寺刹盡爲一國逋逃之藪其徒之繁多於荷
鋤之農夫負戈之軍卒皆不耕不織衣食充足通計棟宇
榱桷之盛屢百倍於宮闕金銀貨寶之衆累百倍於民產
雖有徵納于官府者皆歸守宰私用而不繫國用其中稍
解文字畧學四教四集則稱以大士分居諸庵終身不貢
一絲者幾半之居士捨堂其數亦甚多遍滿域内乞匃爲
業厚衣飽食貽害生民不有紀極逃免軍丁不赴官役終

身不以一絲供官事之絶痛莫此爲甚而四百年來一不擧論於釐正可勝駭歎今當嚴定規式欲作四衆者無度牒不得出家無度牒無得毆人雖見殺不可代殺見露抵重罪倍贖其願還俗者皆許之夫子之聖一州只有一鄕校而寺刹多過數十者有之僭侈極矣姑令一州只留一寺其餘皆毁撤之以其材瓦鐵物補公廨鄕相家墳山必置僧庵名曰齋宮宜皆撤去四衆每歲必有貢納常數而定爲公用官有大役則先役衆而後勞民國有邊警作隊赴戰如是僧徒自减而農兵倍增通國所得何如也若使聖人爲政必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盡毁寺刹爲先務而今難猝行故姑爲此以爲之兆亦可爲王政之始乎論